

筠溪牧潛集

汲古閣刻本  
翼會咸



筠溪牧潛集壹部  
壹



筠溪牧潛集

書姚序後



予讀虎丘舊誌誌中有脩隆禪師塔記高安圓至  
筆也歎其文字之妙不知至為何人是必有文集  
恨不得其全而觀之又數年在臯亭固如法友得  
抄寫牧潛集一冊于武林書肆中持以相示展視  
則為至本集知至字牧潛號天隱如獲至寶讀之  
青球古璽層出疊見光怪陸離直令人應接不暇  
千古絕唱自有鬼神呵護終不可磨滅也前有方

物澤集 一 山谷隱  
虛谷序後有洪居士跋二老皆極口稱許而少師  
此序集無有也予得之會稽祁待御家仍知此集  
國初已經翻刻道開法友近又得殘破刻本亦無  
少師此文知是元板校對無不同者但多詩數首  
耳恨空囊蕭瑟不能梓公同好適海虞毛子晉社  
兄入山見訪合前所得舉畀之子晉負奇志交友  
滿天下天下之奇書祕典將漸滅而僅存者不惜  
重購刻之為古人通血脉與後世開心眼其學日

富其刻日廣是帙之歸殆輕塵足嶽耳予竊有一  
言少師云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浩汗  
無際駭胆慄鬼之勢少師槩以陳言袞袞左衝右  
突而不休為長江大河此人所能耳若夫天隱之  
為長江大河則不然務在格斬腐粕不留朕迹一  
用靜神直抵極際意之所至空濶無前是始為真  
駭膽慄鬼人所望洋而不能措一詞者也况論文  
須論品夫品與文如人質影並呈不可遞以私天

隱既得法仰山欽師則與天目高峰沙公為同門  
 昆弟何筆墨間不少及之是猶莊子不談孟子此  
 尤見天隱之品高出古今則師此書自應與天地  
 不老也

崇禎己卯夏日吳門華山後學明河書

筠溪牧潛集卷第一

高安釋 圓至 撰

華山釋 明河 訂

詩

重登牛頭峯

霜葉黃蝶飛崖泉白蛇掛行行尋故迹往物已屢  
 化高步萬石上獨立一木下悠然頽吾影殘日在  
 林鐸古來遺世士泯觀混真假所視既已齊乘險

物類集 一  
意亦暇智愚相與奪得失紛代謝吾欲營力耕穿  
巖樹茅舍

澆園

養素稀肉食豆羹止園蔬角智區曠間樂止在耰  
鋤火晶赫秋炎綠疇曠為墟百憂視匕筮豈為目  
無娛清池有佳泉分決救其枯揮杓沃高畛聯筒  
注卑渠稍回焦塊潤已覺拳葉舒連畦曉色開芳  
露晞鮮腴濯濯青甲抽如沐春雨餘繁香菊踈戶

未歎貧屋虛一飽便當已五鼎將何如

送珣上人入浙

清氣哽子口唾之成嘉言少作非全功固已見其  
端跼首蔭桑梓羣行隨一簞揚帆指洪濤興欲飛  
羽翰潤月蟄氣泄季冬候猶暄既免冰雪沮自減  
風水難吳郡古玉州冠劍還且繁於茲罄所挾足  
以媒交懽萬舌如傳郵載子一譽奔

雪

窗鳴風片亂溜凍冰條直夜久忽無聲傍簷時淅  
瀝青薪焰方吐紅燈花欲滴閉閣有餘溫蒙衾兀  
重席

送勤滅宗

出家旅殊鄉同里為骨肉况乃情所厚而茲忽兮  
躅清霜凋廣野露立凍群木日暮行子身谿谷映  
飡宿吾聞含德者凝視養玄矚疾進氣雖銳久踐  
途乃熟歲晏能復來青燈共寒屋

贈玉龍曾道士畫龍頭

乖龍逃雨走急落西山隄縮入畫仙筆雷公不能  
搜畫仙有墨池尺水涵十洲浴龍作玄骨騎入塵  
寰游我求寫龍真畫仙許我不形全恐飛去為君  
且畫頭

次韻陪星子胡主簿遊報先寺

木棲與淵蟠所性各有適顧余丘壑戀大藥不醫  
癖青山亦可人乍見如素識森然一窗下獻此萬

丈碧簿領三秦英軒昂謝塵迹壯齡已疊組舊闕  
况列戟潔身粉黛側僧榻羣面壁國鼎筆可扛天  
機錦自織停驂偶相值顧問借顏色東風吹芳原  
衆卉競春日遠郊農餉起煙屋香芋栗牛鳴雨隴  
寒釋耒泥濺膝良時一遊豫能不念民疾二宮山  
水窟屨鉢恬食息含羞目蘄絕詎意陪履屐終期  
凌蒼巖一視空八極

和李使君十五韻

臨淮功洗日遺澤在雲仍茅土開前列圭簪在後  
丞氣凝瓊樹日神動玉壺冰赤羽銜絃筈彤貂閉  
緄滕長鈎工返鵲誤點巧成蠅秀句今無敵公才  
世共稱撫疲怜肅肅取朽戒兢兢九府泉初溢雙  
輪秩更增瀟灘負夢熟淦水鰲波澄藻筆傳于藁  
璫衣製毳毼褰帷將問俗懷綬且尋僧任大官難  
稱人存道可弘千林無祝網尺水有懸罾尚急謠  
興譴崇寬律見繩小煩施利器遙竚鶴書徵



送建昌黃綺秀才踰淮教授

還山羞聽紫芝歌  
旅館千門講四科  
絳帳未懸知已少  
黑裘漸敝閱人多  
秋風白下沾巾別  
落日青淮照影過  
莫對飯盤嗔首宿  
桑榆雖暖易蹉跎

義塚斜

城關千棺瘞此斜  
古堆新穴滿平畬  
春藂亂哭鰥寡  
鳥雨樹雜開啼笑  
花散骨已粘苔作  
肉癢龜猶認土為家  
何人薄暮焚錢去  
風捲殘灰滿柏丫

送馮君玉歸脩厚齋所刻經板

古鈔刊殘蠹篆斜  
以刀為筆竄訛差  
傳家不絕書成種  
入木能香墨噴花  
壽比石經垂更永  
用侔竹簡費尤加  
百金何日投君贖  
眼底空空異暫遮

次韻答許府判見嘲詩癖之什

君不見蓬萊仙人五雲深  
興來忽起塵寰心  
手拈造化作一劇  
世上瓦礫皆黃金  
又不見珠宮靈娥  
睡新起  
賽喫雲漿賭骰子  
驀然發笑成電光  
不料

陰陽嘘頰齒道人文章亦如斯落筆心手不相知  
豈如曲士拾蠹紙堯桀滿腹堆羣疑願君閉口毗  
耶室竺貝孔韋皆長物著鞭捷出靈運前莫闢生  
天闢成佛

雪後荆林道中

冷風寒柳閉千門柳外啼鴉聚晚群殘日暉暉烘  
雪氣徘徊半嶺作晴雲

小叙

麻骨燈明竹壁踈更深人語在茅廬開蓬綠岬去  
沽酒點火撥船來賣魚

送才上人再往湖南

近聞歸又出何事迫身忙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  
長竹枯湘淚盡花發楚魂香舊日曾行處因君思  
不忘

四月雨

噴煙含霧細難開撲入松房半是塵永日靜眠看

物類集 六  
更好蕭蕭葉上似風來

胡盧

胡盧河畔洗氈裘日日花香滿水流嫁得夫郎慶  
官職去隨太子取交州

女官墓

隴頭或樹丫微活路口崩亭脚半斜玉骨年深無  
祭祀變成蝴蝶撲松花

吳王廟

吳王廟近水邊山僻上雕青鬼僻蠻白日爐中煙  
色變散成雲氣滿人間

贈魁天紀

拈筆詩成首首新喜來豪叫欲攀雲難醫最是狂  
吟病我恰纔痊又到君

送宗岳歸青蓮

布囊詩幾卷歸計亦淒涼不惜經時別應知聚日  
長石峯蒸玉氣井水浸蓮香曾許為隣寺招余住

竹房

寒食

月暗花明掩竹房  
算寒脉脉透衣裳  
清明院落無燈火  
獨遶迴廊禮夜香

暑途樹下偶成

火雲騰焰土生煙  
誰種清陰滿水邊  
借與閑僧眠半日  
免教劫燒壞禪天

送宗傑歸青門山

歸路梅花樹樹春  
莫將好景付悲辛  
明年君到青門寺  
我亦來為寺裏人

富塘

漾漾復澄澄  
長涵十畝清  
亦供貧者樂  
獨以富為名  
水葉秋時死  
山苗旱歲生  
固應鍾異氣  
青樹鬱佳城

佛龕匠者乞詩

能刻旃檀作屋形  
親從師授魯般經  
不將名姓兼

年月寫釘咸陽京兆廳

福聖院寬陰閣

山根小閣瞰澄波側見青林入薜蘿六月人間嫌  
白日即應此處得陰多

啄木詞

紫冠綵翅錦翻翻靜覺聲如客打門何處飛來庭  
木上啄成屐齒印泥痕

寄志勝上人

自說冬前至深寒信亦稀非知為事阻應怪與言  
違瘴月人南去花時鴈北飛危欄有斜日獨望更  
依依

懷本暢上人

畏寒一月閉窗紗愁髮春來半欲華松院晚晴蜂  
亂出故應山徑有殘花

寄海書記

着紙過寒如着錦近詩成集有人偷興來啣盡百

盃酒直上大蒙山頂頭

悼霞彥標

只怪君來入夢頻那知君是九泉人十圍菜肚禪  
千首并作海頭山上塵

元夕觀傀儡

錦襠叢裏鬪腰支記得京城此夕時一曲太平錢  
舞罷六街人唱看燈詞

逢陳道士

行脚叅禪陳道士新年相見沈塘灣手持一卷廬  
山記云在白蓮堂裏還

芳塘

芳塘雨霽綠初肥折得青條串露歸一樹殘花喧  
鬪雀紅香滿徑撲人飛

匡山病起

雨餘白石氣如炊濃綠陰中霽影遲經月不行庵  
下路樹禽引子去多時

寄恩以仁

風柳青青條葉新  
別愁江畔又逢春  
交情似我如君少  
一度相逢勝故人

見新竹懷兄妣江村

愛酒嫌官妣縣令  
長年三徑滿荒苔  
曾因養笋添窗竹  
一月柴門閉不開

土木渡阻風

空林路盡見波瀾  
輕槩何時掠水還  
日暮亂雲如

宿鳥隨風片片泊廬山

淦居士見訪

娑婆穢土蓮花國  
五濁羣生九品人  
並坐夜深皆不語  
一燈分映兩閑身

寄南峰表上人

自別陳湖寺  
清明絕勝遊林中  
無半夏江上見孤舟  
夜夢思山泣寒禪  
過雪脩知君詩思苦  
天際下明鷗

退藥山能仁懋薦福觀化亭

解衣樟木影中坐  
露榻藕花風上眠  
絕喜此身今屬我  
興來隨處得蕭然

訪秦上人不遇因題其壁

土牀竹壁倚禪蒲  
只有殘煙滿地爐  
童子出門迎客語  
山人昨日去麻姑

暮至奉化縣

郭西水寺尋猶遠  
昏黑街名看不真  
山縣閉門官

禁夜月明處處斷行人

逢故人

共看咸淳上苑花  
錦箋綵句敵春華  
白頭相見鍾陵市  
我亦如君未有家

曉過西湖

水光山色四無人  
清曉誰看第一春  
紅日漸高絃管動  
半湖煙霧是遊塵

懋青蓮寺



花磚凝潤午風涼日影鶯聲睡思長一陣打窗山  
雨過忽聞滿閣焙茶香

初改黃衣

宣詔亭前受牒還却黃新賜滿城看臣僧記得沙  
彌日齊着青衣上戒壇

和徽禪衲韻

冷屋多虛響微風過亦聞窗光踈透雨火氣濕生  
雲瞬目靈機度開顏錯節古今能有幾似我更

如君

送宗侗

送子江頭水亦悲更能隨我定何時垂楊但為秋  
來瘦不為秋來有別離

牧潛集卷第一

筠溪牧潛集卷第二

銘

對翠軒銘

番易山人開所居東室為軒以臨大屋屋之外高  
松十餘離離見其尾青葱蒨鬱若几案盆缶之植  
榜曰對翠筠溪牧潛銘之曰 洛園萬葉青蒼蒼  
秋霜一夕為紅黃偉哉正色無炎涼青虬綠雲紺  
鬚長微從屋端露昂藏道人綠眼含秋光憑軒不

朱子集  
言淡相望莫隨秦官立道傍空山歲晏無遺芳

靜中齋銘

記曰人生而靜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  
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余謂  
未發者靜者也性也發者感而動者情也故感於  
其所不忍而惻隱生焉感於其所不為而羞惡生  
焉感於可欲可恚而忿忮淫辟生焉無不本於性  
無不感於情中者性之恒和者情之善性情之雖

學之大端也世儒言中曰不偏夫性感而情興然  
後其發也有善惡偏正自孟軻氏以情言性世儒  
尊守之而棄仲尼子思之說謂其近於佛而不敢  
取余不可毋辨從余遊者表上人名其室靜中乞  
銘銘曰孰迫焉而紛孰名焉而應曰此妄動非吾  
之正吾之所我不形而存是謂大本生生之元孰  
其無形其有無情惟寂不動乃以一貞昧罔聖言  
銘訊於明

物澤集  
二  
印空字銘

不可取非伯仁之斗不可繫非五龍之紐泯焉而  
銷不磷於無紛然而鑄不緇於有天地以為龜萬  
物以為籀兼以子虛之章疊以烏有之綬縱衡佩  
之六國息闢

合浦字銘并序

孟嘗為合浦而徙珠還天隱子曰珠不徙民詭辭  
以塞黷吏之求耳世之惑久矣不止而戚其失本

有而計為得者寧浦哉銘曰 聖頑與軀人禍其  
珠惟驚以求其獲愈踈如彼饕官民煩珠逋民恬  
逋集孰返孰徂子女淵淵赤水不泐常沕其珍以  
直浦誣

義空字銘并序

以旨引迷而義立焉迷無蒂也義有實耶銘曰  
佛垂曲誘祖立直指迷既幻生義亦詭示求洎凜  
於薨腊夢拾金而且矜所獲以鑿聖之則維昧之

惑

碧潭字銘

觀潭於潭其碧湜湜酌潭於器視碧無碧色生於  
深而潭不色上濬於內湛滄泓洋炳為德藝維湛  
之光光由湛生湛非光相人驚燁燁我泊無象不  
留以止不潰以肆維寒山子實有實似

秀溪字銘并序

瑄姪居天台秀溪自號秀溪上人銘之曰  
潮之

惡水之愚豈其實由所居吾宗之秀責其軀施及  
於溪乃其餘常流其名與溪俱為彼不清潔前汚



筠溪牧潛集卷第二

筠溪牧潛集卷第三

碑記

雙嶺禪寺碑

西山南趾群奔飲於江望水十五里張翼而立曰  
 雙嶺雙嶺之趾石泉漱激土田沃衍高壁隔其前  
 大峰擁其旁巖焉若塢屏焉若國有麓巒首飲塢  
 中圖志云東晉時有異比丘開其上為寺列七石  
 磴坐天神之稟法者西有臺曰雨華云謝康樂譯

經感瑞其上有壇離峙曰羅漢環巒竦立境益幽  
樹物皆異狀更北一二里有臺曰禪儀則隱人煇  
石為膳屋其處真誥稱白石子者也西山僊聖古  
境雙嶺又最舊所傳歲皆異代故物有銅像三千  
七百軀軀高數尺陳貞明元年又獲阿育王所造  
像於梁安寺隋敬埒禪師又鑄瑞佛五軀錄經五  
千餘卷皮馬則雙嶺禪之始也境既最則居遊皆  
賢偉聞人若德若遇若方若化咸駿望鴻德遇尤

悍勁難敵世稱禪將一時聞士若張丞相商英徐  
叅政俯向侍郎子諲蔣漕使之竒楊奉使傑程尚  
書師孟潘興嗣洪炎洪芻爭屈貴詎決留迹故在  
蓋雙嶺雖以山水勝觀致天下賢傑亦以客賢傑  
而勝益聞名與實更相致者也開慶元年兵亂屋  
燬舊歲無脫者又三十年而今竹隱居之竹隱有  
詞學廉溫縝厚導下不見聲威以已先之手蠹數  
百楹皆搏羨不丐室既大完則曰茲丘獲稱慕於

今者以諸師揭訓流聲賢顯承學林穴之好聖棲  
神止像詭器竒傳守古久今皆埃蟻蕪蝕僅記志  
傳列可徵而遊者或駐筮討竒倚驂眺勝求之頃  
刻畢之信宿至迹境靡滅不可原詰則聚求於予  
予口煩舌敝而不列其十一客主交病如以辭揭  
其概於石俾暫目立得則山之畜積豈不益聞傳  
且諸師亦將脫其薈藟乃來謁辭予視竹隱為法  
昆弟慶其志之成而有遺餘以及是也不可以弗

能為解辭曰

西山言言為邑獻妍或踞其阻受之以宇作而不  
居以遺禪祖禪祖之室有人有天亦有卿公避席  
乞言禪祖之堂其覆以閣隋經晉佛龍鬼間錯既  
崇歛圮與時仆起誰能起之維竹隱師致其潔勤  
以婉前微掃礫夷榛其築持持大鏞在序崇閣以  
簾春爨沐涪隨欲咸具鑿趾得渠與曩址符智脗  
神會匪今匪初孰不有居其有不理或曝于表必



匱於裏維竹隱師具善齊美揭辭焯實詒鑑無  
止

饒州梁山資福禪寺記

佛儒老氏均以性為學為教於天下其導物之方  
權巧之徑不同至於成性以通乎至神則說之宗  
學之序一也然必至靈甚睿之材乃足受其極深  
難聞之旨孔子以為器之有是者寡故中質不及  
者存諸筆舌之外而罕言之於定書則首唐虞取

世常行者為典而祕義黃以嚴大道蓋欲上智者  
察吾不言而默得之不欲以中下之疑者駭常人  
之耳目以增其蔽此孔氏之酌其教與二教所張  
卑高夷峻之勢異也然伏羲之書雖世不傳其先  
天數象猶略見於宋而黃帝書間為衆說所引者  
其文亦時雜見於戰國諸子之間觀其論辯所明  
壹皆死生化變神明之妙性命之原入諸老經釋  
典猶一人之說比雅誥所述禮章樂數所陳者其

精粗詳簡特異古今聖人以一道善世不相見而相同所謂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寧不信哉後之君子學止於傳所見之書不能於綱綸數度常迹之間得群聖人之同者以繼仲尼上達之傳反守其耳目所知疑其智之所不及於一本之教析而三之相仇相勝以希先儒扞衛攘斥之名豈仲尼意哉距餘干南五十里有禪林曰資福圖記以為作於梁大同因號梁山宋嘉定二年邑豪士奪其田

藉諸儒庠寺無以食而廢皇帝既定南服乃詔有司故僧田奪於勢者還之詔屢下而寺不能復至元二十年今主僧日東來自錢塘悅其道者於丘荒間復為寺留之請於官願如詔然猶以廢久籍版之載不完每租餽歛徵姦農相黨為扞拒官爭室辨累歲而賦取輕重之疑不決於是東之友宗琦以便宜居間為平相田以酌其利之出損益檢覈莫不得情而當其實囁嚅乃屈東始得以其入

浸廣其構築陶埴之功穹殿廣堂長廡邃寢相繼而備不數年而梁山復振與諸禪齒蓋非東之道則衆不附而勢不能興東非琦之材則無以彊其孤怯而達其志相待而值相求而得茲與所以易也東以待先師受旨傳故求記於予嗚呼知衰盛之變不常則私其教者不可以彊而暴於人知以力取者卒失於後則以力復者當以難恃為懼余既推三聖人之志廢興往復之鑒諭世之私其教

者又以享成之不易勵吾嗣世守業者焉日東樂平人得業於邑之正覺嗣今薦福月礪師元貞元年某月日高安沙門圓至記

南窗記

怡上人居餘干鑑湖愛其勝類會稽取淵明所賦南窗寄傲者軒水之上榜曰南窗夫鑑湖山水之美昔賀公嘗棄朝市而樂之所以忘富貴而成其名然試考其領湖之勝者則不過一山陰茅宇耳

無華軒采檻厚棟傑屋為境之飾也淵明雖忘世於一窗之安自比化國古民然所止窮陋特與耕翁牧子隣墻接舍於畦陌之間無竒山好水之觀以美其居而樂其隱然二子者皆捐祿仕易之僅得其一焉今子居高明以臨滉瀆不越戶不徙席而兼有二子之美得不過於自適取於物者多歟雖然彼皆窮於外而假以逃者也非若吾專道忘世者安其性命之正誠於隱逸之樂則一水之勝

一窗之好又足為吾黨之厚享哉市聲不喧湖光渺然開軒而望之庸知無賀監陶令躋戶求見歎已之偏羨子之全也試以余言似之

餘干縣臺山寺砌地記

至元二十二年臺山寺主僧正中始勸其徒合錢以甃其室之地臺山遭靖康亂屋嘗廢更幾世傳百八十年然後能復完然自有寺以來址常築而弗甃景定初寺之人始甃其祠佛之殿主僧行斌

又出私錢甃其堂塗外門將甃講法之堂役具而  
斌卒中其再世也因斌遺材而拓之又合衆助足  
其費訖二年而役遍盡寺內外即屋所及無履土  
而室者焉蓋臺山在餘干南東當饒徽撫信四驛  
之交兵車使客之衢地其勢易以壞壞必數世然  
後能興而宮室之功恒急大後小則棟宇雖完而  
下弗餘雖妨於洒掃害於步武猶百餘年不暇及  
亦力役先後之序使然此勦業者常有不畢之功

而願其後之賢也辛卯冬余復至廬山中在馬謂  
余曰役小也然其財非一人之施吾不敢略小以  
廢衆善為我掇其概于石其佐吾之費者若佐吾  
祖之費者則枚書其施于石之陰余謂作室之患  
不難於成而難於備苟成矣雖有關足忘以安故  
垂完之功或因循累世而不卒若中汲汲以畢其  
先志亦才於嗣業者哉又能圖不朽以慰其類其  
嗜善敬事之心可述也乃不辭而畀之文

平江府陳湖積砂延聖院記

姑胥以水為國民廬皆岸溝港濱泖涇而居畎畝之間有澮洫無涂徑雖東阡越西陌非舟不通荒村下聚菰葦魚鳥之鄉陂湖浸淫塗鹵滲溢至於水之不及人乃以為桑為田猶必隄其外以備水之爭環州四疆其東為海北西南為具區婁松之江貫其內土耕民與食於水者戶相半猾商游販出疆入境之舟岸牽港刺夜歌晝行大抵一州之

間民里往來以水為徑不獨資之以生而已然其險不測非如蹈土駕陸之安故遠涉者必恃中流有避患之地乃敢無恐而濟陳湖在長洲東四十里當華亭吳江之間兩界民舟之東西行者魚銜而蟻接然其水混江際海以雲為涯旦而放舟日昃而後至岸其浪波潮汐之壯足以敗舟帆而宿姦宄宋乾道八年寂堂禪師來自華亭得湖中費氏之洲曰積砂乃庵其上為中流之鎮民利其留

而惜其勢之猶小也更為大招提宮室居之於是  
穹殿涌堂屹流崛興據津瞰沚砭泊湊附既成因  
所請故額曰延聖院而定其傳為甲乙之居寂堂  
沒其子孫立浮圖以祀其舍利又刻三藏之經而  
棲其板於院北之坊其後磧砂四面沙益延而水  
日却東北皆為田屬於岸延聖子孫益蕃衍富盛  
其才賢者爭以學術自緣飾時節衆會文物布述  
粲然矣寶祐六年延聖大火獨懺殿與寂堂之塔

不火咸淳初住山可樞按火所毀募其徒分而構  
之益為壯靡以加舊觀迨今吉公之世延聖院復  
成吉為六世之勤未能有記以留不朽使其老清  
懋買石以請於余蓋自宋之季年郡國兵饑大姓  
貧而施予之家少名山大川化佛靈僧鼓鐘香火  
之宮福民壽國之祀其棟宇不幸而壞廢則無以  
勸豪傑之財力而復于成能自植立於丘墟之中  
以存其舊者少矣獨延聖益有餘力以增鉅麗為

崇侈其勃興決起之勢非獨不撓於時之難而屋  
室之盛貲聚之贏方且擅強於今而加富於昔雖  
其嗣繼材智能爭翔競奮以大其門亦寂堂養培  
積種以遺其後者豐堅根碩葉之蔭茂也嗚呼盛  
哉寂堂祝氏諱師元華亭人嘗學於水庵一公密  
庵傑公有名孝宗時多靈德異迹既老又為白蓮  
寺於弁山之下而歸終於磧砂其言有錄而行有  
銘故不繁載於記

延聖院觀音殿記

余記延聖院逾月其大浮圖惟吉來曰院有刻經  
室有白衣菩薩之殿我所為也請復得記刻之役  
始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成於二年七月成之明年  
然後舉殿所宜有畢備役於下者曰清宇曰志琛  
實庇其事相於旁者曰清仰清懋志明志願實伙  
其費殿之中菩薩西嚮天王侍於前南北相嚮立  
凡二十軀其髹彫刻飾工材之價又若干則出於



里豪碩氏蓋湖濱之壯招提延聖為甲而延聖之屋百有餘室無能與殿比隆者則其勢之大作之難不見而可知也夫聖人之出必有地固將假境以表其教也教不一方得不一門觀音氏之道以耳為門以聞為脩以應為形故其神島處於海水之中水無窮而一月皆入應之智象焉海無聲而假潮以鳴聞之性顯焉使凡至其室者目擊而道得不言而教行此聖人導惑之冥權也今夫陳湖

之大姑蘇之水以是為歸霆奔雪躑瀕洞百里半濟而後磧砂屹焉其境之所肖固有冥示於人者而又當二邑之會舟車襍禮之衝險足以揚靈要足以拯物是故菩薩所擇處以行其教者也然則吉之成此其假物以諭於人者為道至大豈苟以崇材鉅甃之觀為一壑之飾哉初殿在院北廡南住山文雅所建也寶祐火禍毀焉吉於雅公為冢孫卒復殿以繼其先人之志

友石軒記

昔牛竒章李贊皇爭以致石聲勢誇天下至卑躬而兄事之二子以私意為好惡其是非毀譽之際猶水火不相悅獨於石則所嗜無間然豈其績確峭勁不渝之質足與好者為砥名勵節之鑒非以朝燠夕寒希價售者所可幾歟夫人之志有淫正雅俗每於所者見之二子之志蓋近於正矣然竒章卒以黨比黜名行均穢與之睚者覆為詬而不

足榮而贊皇之敗平泉所蓄其身猶不能有況其後世哉由此觀之二子於石雖欲忘所挾以友之而石未嘗與友也惟巖穴之士無慕求於世者止則與俱游則與適取諸左右而逢焉豈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貴富彊取歟夫以卿相之勢非其同不與友此所以獲友者可貴石之可賢也吳郡瑞無象聚石所居之軒以友石名之無象行天下悅其意無幾雖師弟子之間猶患所趣之異獨

厚於石若此豈亦有所合歟夫玩物以害其志之  
正二子之失也不於其同於其益君子之取友也  
余知子於斯友也鑒其堅則勝物之操益厲儀其  
峻則違俗之行愈高確以誠乎中重以儼其外則  
斯友於子也豈少益哉

建昌州淨社院中興衆塔記

吾之法苑而葬其身者禮有三有葬諸天人龍鬼  
之宮者則其德之所成而願之所欲故其身已死

猶能以堅凝不燼之體遺其後使為善者有所慕  
而興此至人大士神道垂教者所為也有葬諸鳥  
獸魚鼈之腹者所以潔有已之惑而成其仁此厲  
行之士遺身棄累者所為也有葬諸棺槨窀穸者  
其意蓋曰是載我以適道者也於其壞而無以報  
吾則以斂此篤本之士中道而行者所為也是三  
者所以自待其身不同然所為皆有意焉故致其  
神則雖慘天地慟鬼神震幽震明而不為異捐其

累則雖委淵壑露草野不歲不斂而不為恥隆其報則雖崇壤樹美棺槨廣堂厚域而不為泰然則禮之厚薄不齊者非有所愛惡於其身蓋行之所成然也至元二十八年淨社院主僧正玉塔其寺北麓為衆之歲而覆之以堂廬之以庵祭之以庵田之粟凡所以答其身及其人者甚備既成求記於余蓋淨社之先死者皆特葬窾鑿虧洩寺以耗瘁玉之師慶瑞始為同穴於今塔之左而所受不

廣玉既遷而大之則禁來者毋別窳以戕地氣淨社自貞觀始闢已降稱中興者三曰靖康淳祐曰至元靖康淳祐之興皆延延僅繼不足以有中興之號獨玉承父敝之後能以儉勤起其衰其室之賢者若正超宗傳又戴而翼之凡淨社宮廬象物服玩用器至是大備而有贏則以貿腴田沃林植材木為繼而葺者無窮之需而猶有贏則償脂燭以給衆之燈事然則玉之恢前迪後有中興歸而

不愧者非獨一塔之勤一世之賴也

龍興府翠巖寺延壽堂記

翠巖為西山禪藂巨室其棲衆之多廬屋之廣以備雖爨浣磴白之舍無不完獨省行堂故缺長老訥公以為癯耄無養非建叢林意乃搏費成之而使余記其為堂之志以告於衆夫役於化而形生之本不立斯疾者老者所以資養於堂也鑒於人而思已之終雖壯者彊者能不懼而勉耶然則公

之成此也固養也有訓焉觀於堂者毋徒以有養為喜而以必入為懼及其身之安而思善其生於形化之外則公志得矣

章江寺法堂記

法者斯人之大範祖之所以教佛之所以成也故必有隆座廣堂以為其筵不若是則說者不尊聽者不嚴不尊不嚴則法卑而斯人之範替矣然尊而嚴之必自能法者章江故紙衣禪師化地禪師

既以其法為教於此堂而又示從容為問荅於將  
死之間以信其法蓋師所以居此堂者其道如此  
然其室負城而宇使當無事則室常安一有攻守  
之虞則其居為矢石伐擊之地故寺廢徙於乙亥  
而復於丙子又二十年當余友靜山之四年而後  
堂乃成嗚呼亦難矣夫吾之宮被天下然常患於  
難成而易壞者由繼而處者忘其先安坐而莫理  
也使後之來者知其祖之所以居靜山之所以成

則烏有不恐然愾然愧其所享之安而恬視其壞  
者哉然則余其可不記乃記而使刻之元貞元年  
六月日能仁圓至記

平江府萬壽寺浴院菽莊記

僧之躬以恬泊無慾為養其居也以鬼神為衛與  
鬼神混故形必潔凝而不慾故血氣之閉必宣而  
後平為之浴以洩其襟鬲膚腠之煩雖大雪堅冰  
浴不廢焉所以節宣致潔也萬壽在鄆郭之間遠

山少薪一湯之費用上農半月之食鼓鳴漏啓衣  
布之入如雲故凡主浴者必先掌田穡種刈事假  
利柄以集其費歲終則斂藁稽於所役之農歸而  
為薪以田為林以獲為樵故歲一不穰則薪之源  
竭涸濯之候愆期失宜暑雨之月病焉南州禪師  
蒞寺之明年衆廣而浴政益脩永嘉祖朋寺徒也  
執其費三歲矣既而曰吾去里而東西漂手子子  
無挾以寺覆養涵植穀長而羽飛之僧於茲食於

茲挾吾橐一錢一粟必植根蕃葉於寺之帑不厚  
有報吾負不償乃悉舉其私及州民頌氏所施凡  
田四百畝歸其賦於公通一歲之浴為薪三萬及  
舟子竈人之餽他浴具席履巾匝茗藥之材壹以  
田入給之蓄其餘以備凶歲之不足焉然後費出  
有經而浴不匱祖朋勤於治貲積而不居凡衆之  
共億有大費必求其任久居之又寓錢於庫為子  
本以綿其施而害朋者撓仆之故屢立屢仆朋不

懈嗜施益堅又施其餘田四十餘畝市膏燭為法  
歲晝夜燈明之供二善立而懲昔不繼也求余志  
其成就之難以勸于後其懷惠篤本雖老不渝亦  
徒之異乎其類者矣乃為書其欲而使刻之後有  
繼者視余言而矜朋之志浴傳不廢其庶幾哉

霽州連雲寺中興記

緡雲公為福州二年遷月臺子得師主括蒼連雲  
禪寺且施田以益其人之食連雲人祠公以致其

報明年兵亂寺為墟月臺傾已瓶眾為庫為庾為  
廡為演說之堂堂之旁復為堂為寮以居四方之  
至者耆齒之倦而休者連雲坊屋壯廣構築之勢  
不可以速成月臺久於勞息得材者繼其志乃請  
於官以連雲傳其嗣獨峰獨峰踵月臺之智毀囊  
以誘眾助寺殿以成職司之居蒙養之堂濡濯之  
室亦尋復其舊余居浙固久聞連雲之美而不能  
至於是獨峰弟仁傑遊太白為余言如此且欲余



記而不能從又二十年縉雲公有子事大元為建昌刺史仁傑亦自括蒼至請刺史以未備者募民為之民懷刺史之煦含覆養而不報聞其募不戒而從刺史君又捐錢相之使歸訖功余時承乏能仁竊食息於刺史之土而傑猶欲其記余亦竒其偶會不復辭蓋自僧民異官吾之諍者喜背惠自疆而施者之心始怠故其居一至於廢則無以興若月臺獨峰之賢卑卑以致其功刺史君之仁孝

菲已以嚴其先人之祀是皆違俗特起以振其行挺然古賢桀之風豈惟茲寺之遭亦括蒼無窮愈偉之傳也寺始唐大中歷宋初為禪其境之美山水環踞之狀有葑洋石洞峻崗崇塢之勝見舊記詳矣余獨記其復興之概如此元貞元年五月日高安沙門圓至記

瑞相院髮舍利塔記

瑞相院徒居百人為斛容十石以盛其衆之棄髮

歲久髮積至數斛主僧從益募錢為大會焚之得舍利五色無數益礮石一尋為塔三成以歲其所得謂余曰願有刻焉而陷置塔間夫聖人之行有六曰戒曰定曰精進曰慧曰施曰忍一有焉則舍利為之驗不必備也然窮其行之所致則神天地振幽顯猶不足極其効之大矧形軀散聚之間一骸一體之異於人也而吾聖賢混世者亦皆諱其異以同於衆雖一人之宮一日之聚猶有隱德晦

行非常耳目可辨者而况百人之多數十年之久則或出微異以警觀聽之慢亦術化之常而益獨誇異顯崇之者豈無意哉今夫世之教者必曰敬其身雖髮膚不苟毀使無至德以神之是特臭腐之聚耳死不決旬而靡骸潰齒雖子孫猶不欲視况能以是為愛敬天下後世哉然則益汲汲以顯其所致蓋欲使惑者知吾之道雖不以矜詭行怪為神至其畜久而彰則雖微異小驗亦非他氏所

能有也

橫川和尚塔記

橫川禪師示寂之六年其門人覺思自甬東志潯陽造於高安圓至曰吾師之終也嘗自銘其歲矣然其言止於道不及其身故族里之出稟繼之系與絕德懿行之宜傳者未有載焉懼其久而亡也將求子記而顯刻之惟余於師蓋見而知者不可辭乃記曰永嘉大姓林氏有處士崇夫娶宗正寺

丞康公丕祖之女生三子長曰一登釋褐教授台州除太學正其季學沙門法諱如珙字子璞生嘉定壬午即師也處士以師孩孤猶潔不肉食難養於俗其季父有為禪沙門者名正則年十五從其祝髮預戒於州廣慈院以隨其志師猶伊鬱不懌既慰教以出學於外乃喜受教初從石田於靈隱及癡絕至猶留從之然終疑礙無入聞天目禮禪師太白衆盛往投以疑目察其可受為舉南山竺

筓東海烏賊擬對打之師果有省自畱執持以盡  
已道國清斷橋明眼謹肯可求歲主得師橋遷淨  
慈以為其第二座咸淳四年又為第一座淨慈言  
第一座有行解可師表宰相乃以師領鴈山靈巖  
禪寺說法嗣天目師疾宗唱之濫古響瘖鬱於可  
不可白黑無所諱為提拈贊示必崖聳標立務特  
起以映於古不少牽避於俗好惡其辯彊自勝若  
此然與人語躡吻促刺不敢出視之吳愿人也其

蓄衆慈以誠不為銜勒威控之術或面諍抗倔不  
遜旁聽皆憤師終無所罰更杖拭進使之不以忤  
已為銜人始嫌其不威久而懷之舉遷能仁時雪  
峰環溪入太白道過能仁聞語慕歎四年退止瑞  
光丙子亂郡牧強以入師再入一歲乃歸放牧寮  
辭病閉卧不應外至元二十年忽有旨授師育王  
廣利禪寺師愕貽謂非已疑拒累月乃受蓋有奏  
于上者而不以告其遷能仁亦然自公選道廢位

以求得惟師皆自至時論榮之師既引宗據祖屏  
遏今學年漸歲炙以取慕信當教法衰殘諸老師  
物故學者無所往皆聚於師故季年聲實喧震傾  
撼天下然師未嘗以望譽怙挾慢略細故雖瓦埏  
木植羹菹辛鹹碎屑之間即衆所資仰必盡其慮  
力咸有迹可觀述凡六年乃退前退之歲為歲宧  
寺側曰此庵將沒造曰吾且日行矣歸坐書所以  
訣衆者而化年六十八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十八

日也門弟子稟遺誠以化三日寔全體於塔師朴  
外少飾中疑不雜能持坦坦不變於怒喜怨愛晚  
居能仁育王道益光師亦懼於無傳講誘孜孜未  
有厭位却衆嗜閑意然或迫而欲之則欣然避脫  
棄比毛秕不以退進順逆懷薑芥學者挽執不置  
則棄所從而從之守局擁戶迄死乃釋嗚呼是區  
區者果師所待以晦顯耶余觀近世誤次名德行  
義率其徒私言誇增諱蓋不可據信余昔自太白

至育王時二師學弟子黨鬪有叻喙余單已自潔未嘗苟至師室才雋士以職使進引得名聲者纍纍見獨晦避無覬求師固無德於余余亦非德師者則其言豈惡愛減益倚筆舌為私報者哉宜可信於後師所為銘及訣衆語與所說法與有錄不見于此

建昌州福聖院方蛟峰祠堂記

余居青門山聞旁近福聖院有水檻池閣之勝為

先德稱詠則往游焉行四五里惛倦藉草卧覩壞甃斷礎突兀旁榛棘間荒址隱然從者曰是故豪民某之遺也歿而貧貧而徙其尚留者此爾余矍然頷歎為良父乃去既至老僧覺泰導余行殿旁觀所謂蛟峰先生祠者而邑老何君為配余怪問其故則曰咸淳初吾田為儒某氏以偽券有其半福聖且壞辨於縣縣黨其賂於州州懾其豪連歲弗直會先生司臬事吾奔走懇焉先生使法吏摘

其偽以產界寺儒不服走京噉於臺且飛言劫先生先生不變卒據法為寺何君亦恚儒之不義潛橐賄給訟費當是時吾纍幾清微先生不食微何君之賜訟不終故吾每飯必祭然後敢食雖然吾老矣宜有以告後勿忘吾曰儒佛之鬪古無有其禍始於韓愈歐陽脩之好名然二子競於外而事其末故諍止於教而不及道伊洛學出始竊吾意以飾堯舜孔子之言其建號立名又二子之智所

不及既竊之則諱之絕之然其竊止於道不及其財近世乃有壞寺而墓攘田以食而吏不罰者蓋宋季之昏俗亡政又衆子所不及矣夫尚孔子下楊墨孟子之志也使一旦蔑國禁奪楊墨之田以食孔子固孟子不為也而况吾窮神極性之道天子所上以教者然或者攫其食而吏弗禁得稱才吏哉然則先生捨黨以從義蓋亦其責使然豈以詭節竒政市吾儔之私德哉先生姓方諱逢辰桐

江人其文學廷策第一所試以能稱至元中召宋遺臣先生微服入富春山莫知所終何君死其子孫益大今為海昏甲豪而某氏者則余路所見者也

蘄州黃梅縣慶圓庵碑

黃梅縣東觀慶圓庵者與沙門朗公之遺也大業中公居此蔭茅以誦於華嚴冥達諦本魅類獠族咸贊瑞物以謁訓敕空氣雲彩效神獻與江淮民

凶慶禱之卒於東永福院而像食焉慶圓因入東永福為附庸南北爭而淮為鬪地慶圓無以立興仆相躡於千數百年之間嘉泰初永福人宗明與其師茂嘗復為庵於故址俄棄之遊食於吳楚越間至元十三年江南平淮入隸陳留明亦自宿松返慶圓因其舊構增屋而居買田以食始自別於永福與為口藉派傳以為不可無告於後使求予於南康國家用佛理隆化治歲下書詔尚僧衛法



然南土之僧居日敞豐堂奐宇飢罄窘詈莫克恬  
享其先傳獨淮稟政中畿哀歛簡少吾之居者往  
往以其暇力易頽為新充貧以實非南裔可及者  
寧不以近而易達吏憚禁而澤不壅耶夫吾法有  
值以存於將季然下施隔之則上施屯而不達則  
夫居於近而幸為上之所及者得不感勵奮踊慶  
於難值汲汲而償其受哉余與明皆立於隆佛之  
代欲為明之為跼而莫可激而畀之辭曰去律聽

八釋同脩別食食阿練若釋之靜者彼以群居我  
與吾俱獨而不懼遐邇化初乂哉慶圓隨季之傳  
介今淮服為汴屬連以近受澤帝賚不偏慶圓之  
闕或誦或默各以其道來食已力維祖之神以庵  
發聞居而不作則室之人

筠溪牧潛集卷第三

筠溪牧潛集卷第四

序

塗明甫詩集序

古者賦以觀志類於片語之間占其終身所享蓋  
機發於心形於聲成於文若或使之雖言者不自  
知其然也宋景文之落花冠平仲之孤舟皆布衣  
貧賤之辭而識者許其為貴富之兆彼二子者豈  
注心設意求為如是之言哉其受於天者異故發

於辭氣之形容者不掩也蓋詩之用與樂合皆所以宣民風而暢其壅故必有和平之音然後能養其和平之性而孟郊賈島之徒抉肝斲肺務為險艱竒苦以角其能既以窮其身又以愁於人使讀者愾然不愉如處呻寃號痛者之側則亦何樂於詩而為之而讀之耶脩川陰君余嘗見其詩於隣僧之座豐融暢茂雖備其刻繪之巧然終無艱難困窘之態余固占其為福德所寓非臞儒餓士蓬

巷茨簷歎戚之作也已而君過余所止余往謝焉入其鄉則隣童巷叟嬉迎笑揖陶然如化國之人闖其門則窗絃壁誦聯聲合響與族居隣處之塾更答而互應進其堂二子侍側即之語文而禮甥孫旅立豐庭秀角稱家之相頎然而君以康恬壽愷之身優游數者之間日引其客升堂而飲坐亭而賦以撫花問竹嘲雲劇月為笑樂不知世有窮亨得喪戚喜之事余然後知占於君者果信而古

之驗其人於所賦者不吾欺也君出詩數百篇使  
余引其首余奔走天下遇厄窮困苦雖激於中若  
羹火之沸鉦鼓之考終不能以哀思怨憤噍殺之  
言喜君所存得性情之正於余心不期而合也故  
不讓而言之

送天台座主原上人歸四明序

君子之取於人也視其賢則與之不以其學異已  
而嫌於自下也易曰同人於野亨亨通也又曰同

人于宗吝夫善善以私則取友之途狹欲為通人  
而黨其所學不肯博知廣見以盡天下之能其可  
謂通耶至於吾法三學其出一門均於為教善世  
尤宜各以所傳互相博約以通知聖道之大合勢  
并力相卹相救以衛其教之衰豈宜割溝垣於堂  
奧之上挺戈戟於同室之間以自鬪其道哉而比  
年以來三學浮圖各私其教而不相悅攻爭伐擊  
於一佛之說有邪正是非大浮圖不能窒其源反

物類集 三 汲古閣  
嘒嘒為諍首以媚其下辯無當於道勝無益於宗  
願為兒戲之爭市井之鬩聚訟於廣眾之上戟手  
於卿相之筵使新學小生勝其餘說以相訕口語  
紛然其勢若儒墨不相下此何道耶噫毋惑乎法  
之益微也至元二十三年余遊四明天台氏之徒  
原訪余於所止禪室余蓋未嘗識原也而原懽然  
親余不以學術異同為疑外後三年余留嘉興原  
復來曰我將自錢塘返四明子能無言以慰吾歸

於原余見其通異於嘒嘒為鬩者也會余病眩弛  
思慮務瘖默以休其羸求余言者皆拒不與獨喜  
原之通得余之志也彊言以慰其行因道余心不  
樂者以勸夫三學之諍黨焉江西禪者圓至叙

廬山遊集序

夫所謂言者氣志之形容爾浩然溢乎中沛然發  
於外不可欺也孟子善養氣故其言鏗橫磬辨肆  
出不懾而禮稱風之哀樂亦由其志和怨然則言

者志之動氣之宣無所養而敏於言是撥其根責其末之茂也故觀人之道言為著審其音而中之正慝見矣余居廬山友人恩以仁印廷用來自錢塘出其道途所為詩數十篇號廬山遊讀之寬恬清平壯浪豪快泰然如得意者然視其人則柴肩木項穴衣芑屨貌服喪其常度怪而詰焉則曰舟覆於盜僅脫者身耳嗟乎君之家以聲貨為鄉智馳力取為俗咄嗟指碩足以自奮反捨其所樂自

棄於荒窮絕僻以背其進取之勢其所趣固與人異而又衝濤波犯寇斂漂沈顛隕瀕死而後濟其困且勞如是使無所養者居之方戚戚相嘆泣不暇何暇為賦咏談笑取無慘之樂而二君曾不少動其志有哀思怙懣悔沮之言則其所養又可知矣然則是詩之工文詞之美固君餘事不足言余獨繁言之者蓋欲覽者知二君氣志所養如此

雨塘字序

天之澤下者亦多矣。雖雪霜之厲，風霆電雹之威，無非成物之仁。然發生所資，功鉅而澤溥，不可旬月無者，惟雨之用最急。雖然沾灑之候，及於物者，或爽其期，則物皆焦然。以旱暵為憂，若無以遂其性，豈天不仁，有時而愛其澤乎？吾意冥漠之間，氣之聚散，爍為歎赫，沛為霖澤者，雖造物不能以自必。世之良農，知不可必者之難恃也，故脩其具，以俟之。因地之下者，塞土石，設隄防，謹其滄洩，為先。

事未然之備，雖旱乾水溢之變，相尋於前而不能災之者，其所恃可必也。君子之於才也亦然。夫聰睿材智，敏得而捷見者，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也。然矜其所授，而慢於學，則以聖賢人之才為眾人者多矣。君子知其不足恃也，故禮以閑其淫，敬以存其亡，學以發之，辭以出之，涵之以深養之，以厚其心，以為不能是，則其不至於聖賢者，不可以罪。吾才也，南康新上人器厚而質醇，得於天者良矣。

而知以操脩問道為兢兢其字雨塘乞言於余余以其義有似於天人之說遂以告焉

送李伯達秀才序

余嘗患世之竒山水皆生於荒窮僻絕之州不與繁都劇邑接非甚好竒士不能至使其美掩而不聞幸而歷千百歲乃始得所托以見於世者固衆矣而翳蔽委棄於荒榛藪莽之聚狐虺之鄉不能自出者又豈少哉惟錢塘東南大都山水之勝又

當郊關城郭人之至者不勞其秀潤清美之狀日接於游者之目傳於談者之口故其名歷天下羈臣旅士嗷人賦客往往藉是出其所欲言不獨為貴富者絃觴娛翫之具也武昌李伯達癖山水而淫於詩雖深荒蒼蔚無不至猶以未足暢其才之發思為吳越遊縱觀以博其趣蓋非獨適意於耳目之勝固取彼而益此者也而問途於余余方懷舊遊之樂而以牽繫未更往為愠感其求悵然出



所見書以授之

橫川和尚語錄序

至元二十六年育王大長老珙公既以示滅門人本光集所說法一編授高安比丘圓至且囑以言首之圓至再拜請授顯者光曰子不見古錄耶由其徒以所聞見序引之故指明而事信末俗謁貴人求獎飾不足而借於外其足襲哉圓至既不獲命又四年乃克為之蓋師之唱示不假梯引斗起

歛絕隱顯迅疾乍此倏彼磨鉢之至角圭利圓撤階室戶不可攀闖故機之所觸則室者暢其所久滯辯之所奪則夸者喪其所素蓄學者隨其器而有得於觀聽之間不皆呪飼羽養而成也嗚呼師於是其可謂至耳矣自宋哀宗徒趣習苟淺言禪者率剽摘軋淳以下師獨諄諄引古以正其惑聲希而味淡溺於所習者頗笑訕之師不為變守益固既則翕然從其言以及今雖童穉機齒學非師之

言不談不視則師於宗道其所振興摧闢勞不茂  
哉故常謂善繼者必超其先然後能振其傳若應  
菴之支虎丘佛日之掖圓悟皆過之嗣之師於西  
丘蓋近是矣

送淨髮唐生序

髮工為技賤而易能者也居招提之側者率受傭  
以供比丘淨人之髮事月常四五入招提手刀櫛  
匝盥候衆治髮蒼顱素頂動以千數然傭粟月計

無兼庾利寡而事勤故招提髮工常鮮善藝唐生  
者年雖弱而志異其類恥族工之苟售也以為藝  
必遊而後工將廣其學以變其徒苟簡之習聞錢  
塘有善藝不憚遠遊而求之嘉生者咸以言贈焉  
夫不以業之易能而怠其為學之力生亦慎於術  
矣天隱子曰博取於人以益已治藝猶然也道之  
於藝卓矣而吾學者或家食而里居足不越街閭  
目不識扉屨寔然自謂成者又何哉

送妙智上人入浙序

昔龍安悅公既首衆於洞山猶以已道為未至更  
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  
之異則虛已自降踴躍為咨詢禮不以貶名為嫌  
卒能於立語之間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庵之  
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  
其為何類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  
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

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  
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  
之所以衰歟余友智上人自少時所就學皆耆齒  
德既首衆於石耳峰下余乃識之而上人視余退  
然忘其名之長也又聞吳越多山水竒觀賢師良  
友之會將冒千里求之以上人所有之富雖益之  
奚加然且汲汲不苟止亦見君之誠於道異夫以  
名自累者也余衰且病不復有意於世視道存亡

宗法授受之延促兀然無悅戚於其心獨於子之行則拳拳猶有望焉子勉之異時得厚位廣衆以陳其所學張其道為龍安之盛尚毋忘哀疾於匡山泉石間也

瑞田字叙

穎上人以其字瑞田咨言於余昔周公以聖德佐於天人帝應以祥粵有穡瑞異壟一穎嘉稔其野周君周君臣策傳之以為邦休于今炳炳焉余謂

古之文字所記瑞物多矣若麟龍龜鳳河圖洛書卿雲景星無非古帝王治化之應然皆世所難有不時出者所以赫奕焜燿震耳目而光簡牘類非畎畷習見常物也天誠以是為周瑞歟宜使其邦人取而獻之以公其事昭其應而得禾者獨公之弟何哉蓋周之先以播種得國而東征之禍至施刑於弟兄而不足釋王疑當此時豈直公一已之私憂亦周業廢興亡存之機也天意若曰骨肉咸

而後邦業固故託類示世以曉王惑使得禾者昆弟之親而為異者農畝之物微指所諭昭若誥命此變也非瑞也吾意歸禾嘉禾之作必周君臣相訓儆之詞若殷咸乂元命奔走相戒以慎其德惜其亡於火而不可見使傳注者失其意妄以為瑞也今子以問學為耒耜禁戒為畎晦智為種慧為畔以植乎不貸之田未嘗以苕英翹秀之好誇於外而所至皆爭致取為囊笥物惟恐失之此真瑞

也子將閱其華蟄其穎而不可得又奚俟余言然後信其瑞於世哉

美中字序

四明暢上人請字於余余字諸易曰美中珠娠于淵其輝為虹山有璞而草木雲氣染其澤美於中而暢于外也君子良貴藏乎躬而言面蔚然禮行乎肩背手足而衣裳履屐化之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暢懋焉

脩虎丘塔頌序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丘明年始以官命并西菴墟之徙其棟瓦椽栒完寺壞屋於是虎丘隆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閎奧闔冥深戶容庭貌煒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振論者多秀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為正胤的受當教統之季羣宗遺支微絕不嗣獨禪師衆胄曼衍天下百年之間以道德表茲山居禪師之居

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也然皆熟視其祖凜然欲厯於頽簷仆壁之下莫肯引手持一瓦一木救其風雨寒暑而秀公異氏也獨知尊教基飭祠宇致孝乎非已之祖豈惟善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矯薄俗彼為人後而遺其先者視公之為宜何如也

贈塑者張生序

態見於容者塑之工也德見於態者塑之難也人

鬼物以態菩薩以德故塑之智至菩薩病焉駢木為骨傅土為肉糜金膠采為冠裾容飾操場以損益之豐而為人瘠而為鬼絜然布列而為衆物其形其事必當其類一堂之上坐立有度貴賤有容怒者喜者敬者倨者情隨狀異變動如誠人使觀者目憚鳧悸不敢慢為土偶此塑之工也菩薩則不然慈眼視物無可畏之色以聳視瞻其姣非婉其顯非愿其服御容止有常制巧無以顯拙無以

隱其慈若喜其寂若蛻德睟於容溢於態動於神而手藝之巧智不能與故菩薩之祀通古今遍國邑其像萬億而名世之塑無聞焉豈非難哉塑者張生善人物有生態作大士像於長庚新殿之陰盡其藝於所難而不志乎利既成能偈者咸賦以美其勤而余為之序嘻以張生之藝之智也而所就僅爾可以知塑之難矣

送印空上人歸四明序

人之於其與苟情之所厚則其去也必言以留之不可則抒其不忍之意以送之所以極其情而致厚於交也然交之道必好同乃合不好同雖合不厚人莫不有好亦莫不有合賢不肖之好不同而知厚其所合一也賢以德合不肖以凶合觀其與以知其人則人可不慎其所合乎空上人得度於橫川禪師年甚稚而能不畏千里自四明孤遊秀水上其臨衆巖然果於言動無恒兒畏避羞縮之

色輩類年少咸畏服推先焉秋七月東歸其所厚十餘人皆舟而東其不能者則賦偈叙情以嗟惜其行又十餘人噫奚合之多耶古之人知友之難多而慎於取雖一友足終其身歲公智頭陀是也今子所取之多將十倍古人不啻是其獲益宜博而成德宐疾也果能然耶則人謂子賢也謂子之與舉賢也未能然耶人皆於是觀子也亦以觀子之與也子也得不懼而務其所未能乎哉余故獲



物澤集 十五  
教於橫川禪師於上人之來未有報也故盡言以  
為贈

蒙泉字序

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水之始達  
為泉五行並立於天地之間水境獨深以廣環九  
州被萬里舟楫不能窮禹之智不能知往復循環  
畢萬古而莫見其終始其長流巨浸湍奔悍激人  
力弗能勝也然即其源視之則積百川為海積衆

流為百川而衆流之積則山之泉耳方其溢於重  
壤之下洩乎穴隙之間混混瀘瀘未知所出一左  
一右隨物所決畜之則止引之則發若人之初生  
聽視雖開而辨事接物之機蒙而未達斯時也欲  
窒其源則一引手之勞卷石撮土之力耳及其流  
遠而勢益壯則瀑懸澗激盪木發石雖百夫之勇  
莫敢禦其怒迴其勢而况為江為河為濤為波蕩  
乎大荒之溘放乎渤澥之尾尚得以隄防畚築之

力限其所至哉故聖人取是為養正之功君子育德之象所以致其養者豈必徵於色發於言動於事而後為之防哉視有度以養目聽有物以養耳有儀有容以養其肩背手足而猶未也於是剗念捐慮以養其心使所養者凝然靈然周流於百體之間一動靜貫死生而不二此聖之事蒙之至而養之成也聖上人字蒙泉才智而剛持已有幅尺謹謹自克不恣恃為遨故事其知所養者矣於蒙之道其幾乎因廣其義而為之敘

悼一了翁頌序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八日余友了翁卒於石耳峰下君不年而無位賢其道者咸慟其不施無所寄其悲則人以偈歸其姪而哭焉姪芳受而聯之以請於余嗚呼君其竟止於斯乎雖然世以權利勸畏人者存則名榮之沒則詬集之有能恒其譽於生死之間而不失者耶君無勢以樹聲無多錢財

以市援與而繫於人如此迹其自致之難庸非賢  
哉生也賢之沒也戚之茲君所以不灰者也余既  
哀君之死又懼泯君之不灰故詳其言於衆之首  
以慰夫知君者告夫未知君者焉君諱惟一字了  
翁鄙人用文翰侍先師於仰山掌其記而首衆於  
侯溪通宗而博儒其狀偉然貴壽者之相也得陽  
病醫以剛劑投之卒時年四十

頌莊子叙

余讀莊周書愛其以機為辯與直指之用異而合  
非證莫測其說而儒者特以訓詁之智求之句穿  
字析曲鑿巧鑿以辯其智之所不及由晉已降矜  
言角語之士倚莊子為談本然皆剽摘餘緒齟齬  
滓澤喙吻為妍其卓然以訓詁為家若向秀郭象  
玄英林希逸之徒又皆無見而意逆之其於道猶  
瞽之捫適足發莊子之笑者也閒居有講以疑間  
及莊子余謂莊子言以忘言也忘言之言余言不

能明乃撫其易知者凡八章偈釋之以廣莊子之意焉噫誠釋耶余猶數子之蔽也非釋歟是奚施哉其必有知余者矣

虛中字序

器窪而後可以受滿之斯溢矣鼓錙而後考則鳴室之斯瘖矣是知虛中以致乎外物之用猶然矧務富其道乎夫蕩誕固復自是而略人者中之所以實至道美言所以不入也故善學者必先虛已

自克不使滿假之害得矯其色盈其心然後能無我無我故虛虛而道凝矣故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此皆智人君子求益之微術不言於人而陰行之天下善道所以爭歸而并集其身者也邑子智南字虛中其齒長矣而志貌恂恂恒屈於少已者誠知虛以受者哉夫卑已下人以取益君子之難也以虛受益至易也能其難以求其易於道將充然所執愈虛所入愈實又

物濟集 十九  
豈卑卑其外空空其內以為虛者哉

送懾僧正詩序

靜菴法師掌吳縣同教之治秩滿以最調海昏吳之教者禪者聞其行爭饋文辭為餽贐靜菴喜篋藏而負之所適必與俱余時自潯陽往海昏入境而靜菴之政譽盈於耳既見挹其言色目其政治信前聞之不吾欺也君出所藏示余凡數百篇余憂其藏者多而負者勞欲簡存其尤則靜菴致譽

之形容不詳見於覽者之目故序紀其多軸存其簡使一目而二得焉潯陽於海昏隣而弗屬利害之勢不相及也則余為是豈以筆舌之媚售其求者哉

愚中字序

吾觀孔子欲以已道廣傳諸人而門弟子才人人異不能一受而竭其所有故為四科以引之進使各隨所及以為學於是子路之勇子貢之辯顏子

之愚始皆得以其才自盡而不盡焉然夫子於三子者獨稱回好學則愚者固近於道而勇者辯者覆有所不及也歟蓋求道之妙與世逐逐事物之求者異求諸物非辯且勇不足有得求諸道非返已不足自知回之愚返其智以自知者也非若衆子挈挈於外為智亦非若世之椎者眈然弗辨以為愚則彼所謂愚者又可以心思計慮之智測之哉脩川俊上人字愚中甚銳而強於進視所以愚者咸無焉余喜俊可與有為而欲其返以求之也故告諸顏氏所以用其智者如此

尋隱軒詩序

士之韞道蓄德兢兢以貴其有非苟善已而已固將出以公乎人也然或所趣與時戾則又不肯少貶以售其身故有含聲滅影遁深翳僻不願揚聞於勢利之途者不以時勝道也雖然隱者潛身以存道也非其處而處焉則身危而道亦喪故士不

得已而隱則擇所就不苟止足之所閱目之所歷  
雖勞遠弗敢憚必審其可而後安豈身之所繫者  
重故所以自慮者周歟潮陽有上人士之足以顯  
者也而安於隱謂余曰七閩吾邑隣也將訪於是  
擇其可止而老焉故名吾室曰尋隱觀而賦者未  
能盡吾志也願取其遺餘序之嗚呼以上人之道  
而使之窮於無所逞確然自絕於世吾固為當世  
君子操陟黜權為教法求負荷者惜也閩故多望

禪席余未能至其上賢否莫可知雖然以上人之  
介豈苟容於人者非其道雖以大賓膳秩不一日  
頌留也則斯舉也豈直觀所就以覘子之志亦以  
子身去止驗所遇之賢否也

筠溪牧潛集卷第四

筠溪牧潛集卷第五

書

與其官書

大學士閣下某聞之古之君子懷其美而揜於世則必借譽於知言之士以發已之光雖孔子聖賢不免乎是由漢以降士尤以知已為兢兢苟有人焉雖布衣貧賤而道足以信毀譽言足以權是非則天下之士趨而求之夫趨而求之者豈必其口



物類集 一  
舌之權足為進取之階利祿之途哉亦以揜於世  
者沒而不聞則無以自慰其為學之志也惟其然  
故雖自獻以求合而其友不譏其上不疑蓋有聆  
其一言覽其一文遂成其終身之名者衆矣及後  
之衰士之志於上者非貨則祿於是學為利媒而  
道始輕苟其能出於人惟恐其售之不先於人也  
柳宗元韓愈之徒噉譴朝野之間狂奔怪號至為  
危言以懼其上曳裾銜袖三拒於閣者而不知止

上之人疑其求之急也益薄而厭之嗚呼吾之道  
由學而至於成其勤不為易矣而以一日之求賤  
其所可貴頃不足惜歟伏惟閣下以博文瞻學掌  
天子之制士之進於前者不能銜以所不知驕以  
所不能崇山名壑之間穹剡鉅刻垂文章而傳日  
月者半出於閣下之筆今日以至公為取賢之揆  
宋餘舊臣咸被簡用閣下獨介然自晦不置身於  
簪組之間此數行者人一能之猶難而閣下兼之

凡世俗是非無所取正者皆視閣下貶譽為妍醜  
然則居今之世有欲以古道求合於世俗之惡好  
捨閣下其孰為之媒哉某野人也少從父兄為舉  
子學蓋僅成而棄之更學於佛以求其志然於已  
書之外間讀治世聖賢書及漢秦唐宋作者之文  
愛其雄深辯達能言吾意之欲言者則未嘗不欣  
然喜慨然欲少似之故於已學之暇復以餘力治  
其故學蓋讀而思者五六年而後始識其出辭之

方然猶仰其高則若平地而望浮圖之杪雖目及  
之足不能至然隨其力之所蹈而升焉者又十餘  
年矣其至之遠耶卑歟已弗能知也惟鑒於旁者  
知之然必其人之目若離朱之瞭則其鑒信之可  
恃竊謂方今有是目者莫如閣下故橐其所為不  
俟償价而進於閣下之庭某幸從其師之教以隱  
逸為道於世無所嗜悅食其食足以無飢衣其衣  
足以無寒而又閣下所居亦非勢利權衡謁請之

地則其願見豈有求也伏惟察其志而退進之幸甚

答魁首座

黜垣足下辱書無不達然失於答者所居僻絕使然非於故舊有所忘也寄示詩文皆清麗雅正能使識者歎服僕何幸見足下之進僕願慙矣然足下之成本其質之妙非僕前前能有以發足下而足下推其所自必歸德於僕無其功而冒其奉使

僕受之其色赧然雖然君子之厚其人也過則忠之以言欲其身之安且榮也况足下休戚之同榮辱足以相及者僕敢避其說之煩乎夫才之於人足以發名亦以媒患君子察其然是故甚懼而慎之以德所以消患而養名也辭學議辯才之發也温恭慎讓德之行也二者不偏勝而成身之道終焉故藝掩群而衆不忌名先於人而人安樂之以足下之才之文使老於學者猶莫不愛敬而不幸

所至輒困於庸者之口僕得無疑且憂耶君子成  
學於文以榮身也使學成而辱至固不如不學之  
安矣天下能者不一二不能者恒十百不能者固  
害能者以一人而當十百之忌於是乎不戒又夸  
其辭色以媒之則禍之來猶矢於的也豈足怪哉  
足下其反求之使才德交茂而身聞兩榮僕之望  
也僕孤寄於此且二歲思浙中朋故之樂慨然恨  
不即往而蘇杭之富尤所戀樂不忘者足下輩不

厭之僕老於二邦決矣令師起居必佳不敢致書  
蓋萬壽亦不暇書也足下以僕意謹語之足矣餘  
惟自愛

答某官書

辱書訪以古釋子之文且求觀其能者釋之道寡  
文故為者亦少則其能者固加少矣獨契嵩禪師  
禱而慧其文不學而能嘗為書折世之娒佛者獻  
諸昭陵歐曾之徒蓋避而莫敵也其下有惠洪則

為之而不至者已降無足觀矣蓋文必贍而後明  
必簡而後能與作者莫兼也惟嵩與而瞻其廣原  
教孝論彌高古蓋進於戰國諸子矣僕甚祕惜之  
非學圃知文不出也

與其官書

教授長官某比過邑庠望其墻屋塗墍煥然意主  
者必能官君子適愒於門而君已覩其後揖使坐  
語出所製唐律百餘篇鏗鏘絢麗皆此邦所無有

又知賢博士才能不獨宮室事為之間可畏羨也  
幸甚幸甚江西言詩必李杜而賤唐律為不足為  
彼豈知二子之名世者以長律古詩若律詩則太  
白不能作而絕句亦非子美所能何則彼所能者  
足以名世固無事於衆體之皆能也今之言者既  
不審知二子所長又徇名而慕其所短故其古詩  
則莫知學而律詩絕句遂壞於粗厲呶叫之音刺  
辯紛然徵於中而實無得其卓然不惑為世不為

如君之審於擇者鮮矣又承使進所述山林之言  
豈足辱顯者之視聽然勇於自獻而不讓者抑中  
所志有欲陳於左右者也某嘗謂宋之文始振於  
天聖極盛於熙寧之初衰於王氏經義大壞於伊  
洛訓詁士大夫於學能是二者已足釣位而網名  
矣更化以來塲屋精舍之路既廢宿師老生稍棄  
其舊而趨於古然入之既深絕之已遽是以未獲  
其所欲而先喪其所能務為離奇佶屈鈎咽戟吻

之辭以矯其舉子之聲而律呂蹇逆粉墨黜雜反  
不逮其課試所為者夫蛇所以能為龍者固以其  
蛻也然不深蟠又伏以待其質之自化而剝其皮  
決其骨速求其為龍則龍不可成而又喪其所以  
為蛇今之棄舉子而為古者其道類是某誠知之  
而病疾怠其志不能深探力抉以取其所欲得雖  
然豈謂其咸無得也舊所為記序銘文十餘篇致  
諸座右公政之暇試取讀之亦足知其所存與課

試訓詁之徒蓋少異矣

與明東川

自誠足下觀都寺嘉興歸及深書記入浙皆嘗致書亦皆微有所侑息以仁至出所賜教乃無一語及二者豈皆沈耶眼中頻頻者連翩起吾徒退靜日深亦勢宜然獨怪足下久足自奮勢異於僕反固守一榻坐俟毫及如燕松越檜不為高躉傑棟以用其材乃蟠枝摺幹為妍畚缶之間充豪筵八

席之玩豈所願於自誠者哉僕自失自誠樂况日少所至得訕嫉倍讚譽然不怨悔者其所操者致訕之具也近魁天紀自吳門至見迫出浙屬僕有繫未能遽如其言留數日出詩文百餘皆清麗可愛使僕懷如久疾之瘳僕年來於世無樂惟賴□友以此娛解其悒悒耳輒拔其十一為寄非自誠知言則不敢以出之也橫川語序及塔記牽課近就想求妙畫為飾有未至就改之若立言本意則

具息以仁書中令弟保福和尚及故舊留山中者  
自誠以僕意遍言之見足下猶遠臨筆悽咽更冀  
自愛

與袁伯長

大祝伯長几下往歲至錢塘遇縣丞君於市詢其  
所館云與伯長偕館菜市門僧舍行省且以儒官  
署伯長而僕聞大喜以為游食賓館再歲常患中  
之感愧非筆札摹繪可白乃得相見口言則其志

暢矣亟至行邸則從隸空館皆出獨一椎結守兵  
坐東廂為之悵然自去髮行四方見同味士大夫  
愛其愚者固衆然求如伯長翁季得我之盡識其  
志之非狂者實少也故常願老於君邦為僮以沒  
其世雖有奪而未遂終必得其求耳所欲涪翁書  
跡僕及建康中齋已返廬陵無以副伯長之求然  
聞名第亦為譌燎所及不識舊所蓄者能無恙邪  
僕比年衰勢益迫去夏大疫不食半月而幸延平



居蕭然日噉不五合獨於文字鑽抉則力已竭而志不敢衰想伯長聞之必笑其愚且哀其敏於自賊也然伯長嘗患吾持束太過欲其文少縱蓋古之縱者非求於為縱也束之極斯至是矣未能是而苟於縱則無以禦隔陳言然君此規實吾所汲汲者常佩之不忘一二年所為覺與昔少異不敢自諱輒類以往欲使伯長於千里外喜所規之驗也府君總管相公闔府內外尊幼起居萬福小扇五握附獻陋郡所有及僕能致者惟此爾

筠溪牧潛集卷第五

筠溪牧潛集卷第六

雜著

書朱元晦與蔡季通手帖後

右晦翁與蔡元定論考亭地形晦翁居考亭道益  
光故末年信地理尤甚其葬也執紼者六日而後  
至壙古之墓者授地於有司其兆域有常日月有  
時卜其安否則有之矣至於擇形穴之好以市利  
於死者則余未之聞也聖人仰觀俯察求利天下

後世雖曰星辰之高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之故以告人使地理之術果信則其以教不在佃漁種穫之後矣仁人君子福身而祚後宜有其道豈可覬諸土中之腐骨耶余又聞翁在南康嘗至歸宗寺謂金輪峰有王氣苟為山陵必益國祀嘗與趙忠定言之忠定不暇從而止嗚呼翁術忠矣然余謂古伊且臯夔壽其國者其術疑不如是遂使世之去孝以求利者留其親之骨十餘年不入於土既寔復發三徙而猶不安其厝則余於翁不無恨焉

書宣和史記後

余居臨安有持大板史記而列傳老子為首心甚怪之莫知其本所出則問諸博書者亦莫知也因閱國朝會要見宣和某年有旨升老子於列傳首乃悟所見蓋宣和本今不行矣夫以一人之喜惡而欲誣萬世之傳載推是道以行政於天下其凶

身禍國也宜哉

書定惠院海書記壁

東雲與余偕去鄉並途而遊迹半天下余留鄆山東雲自太白先余歸後三年乃相見受業定惠院與東雲歎契濶悼故舊為感愴悲慨余悵然為留累日乃去而東雲猶睠睠止余謂余行之速也東雲之上曰成曰文余舊所識者今皆死其下二人則皆昔見時所未有也而余一去一來十年之間

見東雲七世不知去此復見又幾年寺之人又幾世也古之人知會難恒而合之必睽故當歡而悲悼別以泣勢乖其所願而不能平不自知其感發之過也今東雲迫於傳次繼寺事長人之責加於身方盡力於所宜為余亦肆心所之將大去其土漂乎未知所窮出處之勢益懸則茲會不再審矣余懼異時難於復見而二人之息無窮也故留其常見者於壁既以慰東雲則余心亦自慰焉

題悟柳山書唐子西硯銘及手帖後

唐子西硯銘假物以喻其憤爾子西以雋才錮於  
廢謫其中益甚銳而不忘動曰不能者特激辭爾  
憤而不怨君子之言也柳山禪師少時及見老先  
生為客以才向學辯知柳山者皆當世豪顯士使  
柳山志於進取其大獲久矣然且鬱於卑微猶不  
安其席退隱於侯溪之上以賦詠圖史忘其老豈  
亦養銳以俟動耶斯銘蓋得其憤之同者也不然

柳山之嗜博矣奚於子西獨諄諄費其筆哉柳山  
精書得骨於顏太師假資於寶晉此書尤秀韻可  
愛既自書其後復以手畢將之前輩慎重之風雖  
微事不苟如此

書明侍者挽詩後

月坡禪師董天童二年四方英士魁人他叢林不  
能致者皆聚席下番陽明東澗與余亦在焉余友  
雖衆在鄉人則惟海東雲琦楚石及明數子而已

未幾明歸余止之明曰我願未得明年且復出不  
背言也然自是不見明蓋五歲余心怪明素不謾  
而忽違其言所蓄未伸而遽絕意於世也又明年  
余亦歸見其同室則出哀詩乞於余曰死久矣噫  
奚易耶世稱福壽人必賢明獨以夭殃慶之故昧  
而難測如是耶豈今之所受不可愚賢減益耶抑  
其稟之介多憤以賊其生耶然士不喪死而喪無  
聞明死哭者皆耆齒德明雖短奚憤哉又况同室  
之間狎而易怨獨能使之拳拳求述已于不朽則  
其自樹立之賢不待用於世接於人而後見也余  
雖不及見明而及出涕於哭者之後以一語飾潛  
德不愈於見哉

書與上人送行偈後

南昌與上人來集雲適佳徒者以公事夏於外集  
雲之衆羣學無所師余獨怪與之歸其色充然莫  
益之而挾愈富然則彼以一人之出處為道存亡

者蓋惑爾

古命一首

推命以知祿先王之藝無有也其本於日者詭惑之遺技乎古之教盡已而罕言命吉凶之行修於人殃慶之政制於君事未然而欲逞知其故則探諸卜筮使民吉則從之咎則違之而非曰此之吉彼之咎壹有命而不可易也日者起於何時其戰國無政之世乎今之為其徒者竒冠而詭服闊視

而縱談推支干驗勝尅虛喝禍利危言以乘人之疑匿距以鈎情設岐以逃敗高諛汎佞預植其誣百失則諱而不言一中則挾而責賂使其學出於化明俗正之世不免於疑民害教之誅而今貴卿徹官以及井巷賤民咸信重其術無非之者亦有取焉爾蓋自漢以來士之賤時貴已者恒伏匿於是若季主屈賈宋管輅折何鄧譎而中道介然有君子之言其所以售於人非唯術技之良也三衢

戴源海學陰陽星曆而不足資身也益學丹砂黃  
白水火之術術博而道益困然終不肯一以所挾  
干貴人志通都間從吾徒異世離俗之士於荒山  
長谷間為寂寞遊得一言之譽則喜而藏之如獲  
餽臚將適錢塘登靈鷲而泛西湖出所藏詩若偈  
數百篇請余以言述之余謂審其藝者視其人夫  
不苟以技從利而悅異世離俗之言則其人不亦  
賢其志不幾乎古哉其於技宜良作古命授之以

見雖予之不好猶有取也

九禽贊

九禽之類有四視其形可識其名其二方飢一奔  
一追尾翼疆疆而不寧飽而水立者三兩小一大  
相頤而無營葉棲而並者四樂其所止以喙相賀  
若廣廈之崇成雖小大之智弗齊均於其生以適  
其形者哉

惠曇畫贊後二首



物濟集 七  
得食桑土間雄雌腹如鼓熟視風雨寒千田餉春  
午  
亭亭枝端立枝折將安之不如立苔石水清魚易  
窺

題然垣文後

魁天紀聰明好古讀書能快覽捷領記憶兼人其  
作文出語新妍皆自得不盜襲蓋遵大途而駕者  
也性疎簡不能為機械意之所是以身徇之不顧

譏憎以此恒忤於人而終不為備與余遊久予愛  
其高明苦其忤而憂其簡也常告之曰君子之為  
學非苟以自娛而已固將推其能以聞達於人也  
靳達於人而不以智周乎外是猶能為車而不能  
御車雖良其行哉天紀善余言終莫能用也因觀  
其文輒復書此告之天紀將遠遊方以其學馳騁  
於世其於名聲若蟄雷之欲奮幸留意瞽言以卒  
自致於達哉

雪壑字說

若知雪乎太陰之液觸寒而返至潔所化凝黑為素不幹不蒂葉花自布湯空散下止不擇處觸途冒穢終莫能汚其或乘風夕起縈雲晝垂凌滯陰而瓌積御輕暄而絮飛冥區晃極萬象一色天黃地白迷曉以夕於斯時也而有陟太白之崆峒凌蓬婆之岷嶲穿瑤林以散履憩瓊樹以弭節履濕而塗不漸屨步燥而塵不坌襪骨凜玉府眸眩月

窟斯亦遊萬物之至清御一氣之純潔也瑛禪者字雪壑雪言清壑言竒鑿物以勗德者也德之容不可言傳獨賦其雪壑之狀如此雖然迹其取物之方亦足覘其志之所期矣

廷用字說

印之用自朝廷達郡國州邑然其權所令則各視其位貴賤土境之狹廣故或施於一官或行於一邑一州或被於一國其威之小大相去十百不啻

豈才有所局則任有所限而號令之行亦各隨其所不能及而止歟惟朝廷之尊其印之權達天下雖窮夷荒蠻遐紀曠域車書所至符節所被罔不承風而靡然則勢足以盡印之用無封疆職守之限惟朝廷之貴邦之冢宰為然福唐印上人雋才而高志為歌偈清麗秀婉蓋將以其道推於世非止善其身者也余欲老其材為天下用不獨為一州一國之士故酌其名字之廷用又說之如此

古玉字說

延聖懋上人有文孫懋曰山積秀而毓珍家積仁而才生吾種德不蕪莠植善成菑畬宜鍾美於汝以寶貴於世乃稱其才而命之曰琮則又問字於高安比丘圓至圓至曰夫至美不常得至寶不俗售故價於市者無良器狎於目者非貴質乃稱其名而字之曰古玉周有大筵奔公走侯他玉不陳獨登天球由其古傳貴莫與儔珩璜筭珥艷體眩

宋濂集 十  
昨雖媚於今維玉之羞琮拜曰唯敬憲嘉猷

愚隱字說

吾觀古賢聖師以身持教者皆椎魯不學之夫而世之挈然智穎然藝者覆有所不及然則愚果適道之陞牖乎曰否斯固隱於愚爾道之墮非出類之智無以及少卑則昧然喟其卓矣况下斯乎聖人以上器不資於教而喻慮下質之憚於進而自沮也故示為其類以入於世固誘之使至爾匹夫

孺子聞一言之要則不學而盡道之妙是可以類之似謂舉匹夫孺子槩足以得其得耶而世之真愚者不悟聖人之冥權以為道良我有傲然自慊欲舉其昧然者尊諸智者才者之上遊論一唱世翕然和之是以不學之俗日勝而教衰焉義哲字愚隱其勢敢足以及道其名是矣其字則然者豈隱其不愚誘愚者之狎已歟余眊不能辨信不獨懼其不幸而蹈世俗之惑也故因其求以告焉

朱澤集 十一  
滅堂字說

有宗上人字滅堂請說於余余告之曰窮於物者  
剥其廬息於外者安其居物之接於人也縱然擗  
然崢嶸膠葛於目視耳聽之間若風之激火之灸  
所以感心動性者日新而無窮然君子居之泊然  
無起於中猶槁楸朽株沃之雨露而不蘖滅之至  
也雖然滅因於生不生奚滅焉夫不達乎性之不  
生而以剛制彊禁為滅是猶室之未仆而支以木

謂之固而不知其慮之過也故聖人之法以作止  
任滅為學者誨者至患豈非智力之自勝不足通  
乎情性之自然耶今子遺名而一於道不以外之  
可悅移其守存乎中蕪然而又力踐以至之於聖  
人之堂既得戶而拾其級矣升而益高居而益安  
達乎自然而遠其患舍宗又誰望焉

禹川字說

琦石鏡謂余曰吾邑子濬名於師未字幸君有以

命之余曰字者古以貴其名且隆成人也貴之隆之則欲其誠貴而誠隆故又遺之言勉其至於字之所云者而序說之贈繼焉是皆朋類以義相砥切之為絕句致忠於其與責之善而必其成者也故言者信而後告取者擇而後求苟求失人苟告失言貴其身者弗為也濬於余莫之識也莫之識而求之莫之識而告之果禮哉雖然石鏡之欲也乃傳其名之義字之禹川夫以智治物君子不得已

也然因於彼以為功則行乎物之自然而以已不費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不由其道而鑿險必行禹之所惡也夫君子之治其性也有異禹之於水哉行乎不得已之間不幸而必以智濟亦因於物而已故定其內而外從之豈役已以必乎彼哉濬以自治焉亦禹之道也

險崖字說

昔乖崖翁自述其志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

之名聊以表德蓋以險絕為行務立於物之不能至也夫君子居易以同德於俗泯其大過人者卑卑與世爾汝彼不我即猶將援而進之豈固為穹巖峭嶮危巖峻巘以拒彼之進也而萬物仰之常畏其卓然而難並然則君子所以險絕而異於物者亦彼之見然爾吾何有焉吳郡志昂字險崖余說其義如此昂慧而喜學才智穎然執已恂恂無不可犯之色然非得其穎然之同者終莫幸而近

也曰崖也蓋肖云

四詢字說

堯曰咨四岳舜曰詢于四岳夫聖人資出類之智成已以成物欲有所為豈復假於人謀之贊然且汲汲如是是知取諸人以益已所未至雖堯舜猶然况眾人耶至於吾之道尤以擇師求友為學之方雖跋山川轢州邑老死不敢止者豈非所求者遠且大非一偏一曲之學可成歟然或者自限於

鄉自足於一師教然以聖賢所存盡於是嗚呼果盡耶古之人奚悅於勞而不自已也余友榮師之子岳從余遊且請字焉余懼所有不足饜岳之求而缺其師之志也因其名字之四詢蓋欲以堯舜所以聖者誘岳以廣其求毋以得於余者為多而自止也

書近文與南峰表上人因題其後

余少嗜古文每讀戰國秦漢作者之辭愛其高簡

雄渾銳意欲少似之由之不得其塗陷於聲律鄙淺之學蓋嘗慨然恥其失日夜刮濯求以自新然猶恨舊習既固自克之力未克每一引筆則時語袞袞不可禁嗚呼古之道其果不可至矣乎余客游磧沙所遇無舊而表上人頗余獨厚嗜好亦與人同余無以為上人驩乃書近文數首為笑樂已丑臘日江西圓至書

雜說贈珏鍾山



吾聖人自稱文佛蓋以存其道於無窮非文莫能  
曰經曰論皆是物也惟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質  
乃皆以天縱上智示為椎朴少文與愚者同事乃  
聖人冥權非真然也愚者誘於其跡直謂聖人道  
妙可以鄙俚凡近躡至薄經論為淺教斥文字為  
異端豈不惑哉吾宗為文而至者明教師一人而  
已餘雖時有可采要皆駁而不純襍積剽割背馳  
於作者之徑雖止盜名一時而害正已甚皆文之

賊也

鍾山有鍾霜至則鳴感於氣會於時則其聲出焉  
物之無情猶爾君子學以成其器不求聞於人也  
然當其得時用世則鏗天地震萬物雖欲瘖其道  
伏其響可得哉珏兄字鍾山從余學為文其於作  
者之塗余見其進而未止也以時之難感者之未  
會尚卑棲故林伏其聲而不震余欲出之於外而  
大其鳴也因其字而告以是言毋使黃間無射銷

沉委翳於菰葦之間則余之願也

祭圓通逸老代

嗟乎好合之難信有冥契或並行而各詣孰不求  
而兩值方東湖之炎炎陶四海於鑪錘挹光儀於  
始覲割清明於醉寐既湓江之再逢仍聯序於末  
綴奮一搏其凌天震廣席而雷厲洗余喙其天池  
甘咀冰而嚙薺公每借於隣光許躄躄之及驥迄  
倦勤而脫桔復登余而使繼閉白日於一簷匱虹

芒而不試時載茗而就見沐霧雨於欵噓豈形躄  
之勞人委乾坤而寐蛻仆喬蔭於吾林紛猿眺而  
鶴泗愧余躅之殿公忽拍肩而並愒非仰及於先  
登良俯援其後至銘渥意之無窮酸余眊而集涕  
炳遺畫之可式誓懍懍其毋墜慮喙舌之罕憑酌  
茲孟於厚地尚饗

又衆寮祭代

緊持密扶畢身拘拘一息之渝千形萬途况與疾

櫻風戰火爭力不勝形隨疾昏明公獨歸然視化  
猶卧病不廢偈死不忘坐俗街口禪行踈語親不  
有生死熟明偽真如茲偉偉無忤師人我戴一囊  
身蹈千里來無異求所學惟歿目見遺則既戚復  
喜強項勁膝為公跪稽尚饗

祭一首座文

才之所萃可以觀能有出於人雖下必升君之溫  
文器與德并廓其室庭不為垣城故集雲之闡猶

天君獨階升為墨客侯溪之錫如林君以亞旅居  
先登信所處而必聞雖在晦而恆明而况恢襟豐  
頤俊謹豪笑百友一口有譽無詬豈貌卜之疑達  
亦德享之宜壽奚力其畬又糞其耨既蒔既秀不  
食其有主人憫才欲君之延奔走幣牲傾竭齊丸  
懷盛賜而不報翩委蛻而遐騫寮采之故餞有常  
筵皎皎其歆不與化遷尚饗

祭平懷翁

道達志行不間窮卑以訓于家是亦其施踴踴懷  
翁獨係其樸一丘食德環堵守約名蹊利闡影遁  
迹削天地萬物不易吾壑蒼顏黃頭毳褐休休夢  
盡浮漚隱几蛻遊我不識君識君之子秀文泚質  
豐貌胖體信由隱德陰授潛啓欲諱蹇辭懼沒遺  
美意或可歆芳潔盈八

祭柏堂森禪師

嗚呼法危如綫在位束手萬鈞之荷公肩是受公

在南方一世具瞻謂公其來脫縛解粘置之要津  
寧不挺出鬼憎人忌抑使長畢大昭不穀桑弧是  
挽在公奚憾衆憤扼腕愧我宗盟公論之源於公  
之存論噤莫呻呻於公死薦憤以文尚饗

筠溪牧潛集卷第六

筠溪牧潛集卷第七

榜疏

秀州天寧化脩延壽堂并什器疏

五蘊無常閱死生之傳舍一枝可寄為老疾之菟  
裘寢歷歲時頗成文具蛙產榻前之竈突久不黔  
蠹巢帳裏之花室將生白坐疑刮席卧恐如弓既  
為他日同歸當及閒時預備架頭巾床下履教渠  
高枕現成身後事病中禪自有孤燈證據

江南諸山請秀州天寧因明叟住公安疏

續江左風流遺唱我安能製麟膠主襄陽耆舊齊  
盟君自可執牛耳小借上游勝勢要看下載清風  
某人仙苑三千年花天池九萬里翼蘸乾龍鼻賦  
詩邀宥月湫雲吸盡鴛湖披腹露天光野色一夔  
獨奏衆楚皆瘖蟄戶有雷霆看清涼亦避三舍洞  
門無鎖鑰笑雄峰自隔重關

大果寺化接待米疏

叅玄人束肚尋師餽糧千里待逋客曳裾成市下  
筋萬錢苦慚厨傳蕭條難諱書詞干乞一鉢飯借  
他辭力從教漂母嗔嫌五合陳元在杖頭但要侏  
儒驚倒費捐圭撮報溢倉箱

敏書記住九峰諸山疏

末山尼道場

披衣得大床大座儘堪舞袖迴旋着錦看某水某  
丘不負敝貂馳走君為宗盟叱馭我聞吉語彈冠  
某人得集雲不傳之傳笑鄒峰無說而說南匾頭

幾曾識話用如倒岳傾湫真點曾只為有禪窮至  
削迹伐木忽風轉滯帆得勢似丹成拔屋皆仙路  
口僧來費此老分踈不少山前麥熟賺諸方錯舉  
更多洗盡鴛凡吹回蠱濫

傑首座住松溪資聖諸山疏

歐阜產名材出鄧林無非杞梓谷源有孫葉生謝  
家即是芝蘭榻邊斲乃值此郎囊底智已堪驚我  
某人秀潤玉娠石腹昂藏鵠立雞群千篇湧向裏

雲濤親蘸冷泉淬筆三尺耀眉間虹氣忽從盱水  
發矧循前賢歷試之階展叅軍獨弄之手送青來  
將綠遶任紛紛山水爭妍衝碧落截紅塵付袞袞  
松溪細說

晉陶將軍廟化儼疏

神旗綵仗揚士行千載之靈畫袴朱衣屏水帝二  
雛之迹添滿座勝旛喜色回阼階朝服青眸薄技  
如小巫大巫儘堪嚇鬼此兄無多助寡助皆可通

神歲歲福基人人壽域

元宵舞會化緣疏

危棚掛月高然錦砌之花大鼓當風低颭釣臺之  
柳舞盡胡笳十八拍只消童子六七人鮑老袖長  
已是郎當好笑祿兒腹大更能旋轉如飛清盼四  
筵纏頭萬錦

開先住東林諸山疏

花木瓜長孫生子有王謝一種風流白芙蓉集鷺

藏鷗用晉宋諸賢故事人境如承夙記山川頓換  
春姿某人讀隋碑親見永公唱蠻歌全似郎罷毛  
錐子敵連城玉價非兔園冊裏學成皮栲栳作擲  
地金聲是黃鶴樓前悟得正獨步橫行海上忽乘  
流直至山陰唱樓煩三百首別傳草木被文章錦  
綉起西江十八灘怒漲風雲隨棒喝雷霆同我輔  
車助公倚角

陳湖法華六根懺會榜



形山有六處聚落億劫舊游法海出一味醍醐萬  
 象同嗜於此迴求真懺灼然度越餘脩位盟駐涌  
 地之浮圖現瑞粲懸空之菡萏心兵奏凱摩尼王  
 髻裏旌勳欲宅救焚轂轅君門外俟駕盡滌舊汗  
 垢障別開更始福基象王行處師子吼時慶后土  
 皇天之長乂玉鑑光中金鼈背上峙泰山盤石之  
 堅崇

宏老住南康城兜率山門疏

曳布袋遶市覓錢要顯西來祖意橫折牀解腰共  
 飯亦須北道主人是必真俗諦齊脩乃見法食輪  
 皆轉某人勁氣一毫不挫生機六出愈竒要索犀  
 牛兒笑南州克由薄相拈出聖箭子疑梅山微涉  
 鄉情同列皆驚後生可畏正當使十丈塵歛避受  
 匡峰排闥獻青何必恣三寸舌縱橫鼓彭蠡湯空  
 翻白竚觀但駕滿慰坐馳

常清觀建道藏疏

觀乃玄帝祈雨道  
場白玉蟾作記

泉石經黎母仙題品劫外洞天風霆受武當帝使  
 令人間福地須衆口撒開寶藏與萬象同轉法輪  
 邀季家一諾千金關三郎四達八板看鳳篆龍章  
 汗牛充棟富侔金匱之貯藏驚蛇神獸鬼轉斗移  
 星權奪璿璣之迴幹福海壽山齊運天關地軸交  
 馳

代侯學士干省府求山資疏

童得幸□□□士諱佑賢自述云幼年以神  
 童得幸□□□特旨俾就劉文貞公受皇

極象數天文曆法稍貴顯矣俄再謫湖南  
 及還至龍興其家半為豪右侵取有茅屋  
 在維揚將歸老不仕貧甚無養欲持疏干  
 省府諸公求歸田之資自言其意如此  
 以授侯伯穎伯穎轉求於予予以未識為  
 疑伯穎曰昔妣使君在京幾困嘗假力焉

長源點在髻年曾受 上皇之頤管輅貧由骨相  
 每招丞相之嗔幸纍龜未葬湘魚隨老僮復騎淮  
 鶴無古押衙解事興來愁殺韓翃有富彥國買隣  
 老去謾希康節但今公喜即寫我憂披腹呈瑯玕  
 悔舊夢苦懸閭闔抱膝吟梁甫拚殘生盡付草廬

以此洗心便為報德

開先寺李主忌辰疏

潛宮施佛餘澤未衰遺廟妥靈生氣猶在適及條  
風之布又逢諱日之臨沅有芷澧有蘭慨冥思之  
何極澗采蘋潦采藻凜常享之敢違伏願整駕玄  
津旋艦有海願王成佛豈惟乘白雲而遊帝鄉佑  
我後人庶幾覩明月而思故國

主詞云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南康天寧造佛殿榜

匡山隨水西來圖畫擁金城百雉固陵騎雲北去  
遺弓藏寶地千年著法筵管領二竒為巖邑耕耘  
五福星霜換劫輪奐改容雖魯國靈光僅存奈世  
間無鐵門限可鑄使天竺先生猶在將雨中為木  
偶人所嗤拆却要德山令行重興較楊岐話墮喚  
十萬貫纏腰之俠將銅山金穴平地移來妥千百  
億化身之靈有寶網璇題從天降下行辰極方來  
慶曆作星灣此去美談勇施毋疑冥償不爽

物類集 七  
崇長老住南康能仁疏

三千年花實為瑞明時比眼底青黃迥別八百里  
濤瀾作君玩物與胸中雲夢合并茲游清冠平生  
此行不推戒臘某人華岳峰尖秋集巴歌聲外陽  
春謂南山虎即是石頭舌上不妨險峻將迓山龍  
拈向鉢底機先坐致太平乘興而來相契即住據  
關驗假鷄俠客門前坦路全無臨湖招跨犢潛郎  
屋角舊山元在一音雷雨三祝晨昏

集終

天隱禪師文集跋

已亥之冬余徃天目西峰忽覩天隱禪師文集一  
卷而虛谷方公叙其前且知天隱遠權要避名譽  
遍歷荆襄吳越積覽觀之富益靜定之光二三千  
言經目輒記故其為文瞻而奧固嘗有觀人之道  
言為著之語茲集其緒餘耳世道不古玩習而好  
異昧本而趨新憫世之宗師嘗出沒儒釋而更為  
之化導儒而禪釋而文其揆一也抑嘗謂博古明

道然後可以學文古而不道則蔽道而不古則野  
博與明亦相須焉道無言之文文有言之道先輩  
凋落後學日以懈每慨斯文之脉不絕如綫不虞  
有是人也責沈之愧深矣於是夜坐申旦而讀之  
既至大壞於伊洛訓詁已錯愕歎詠又至佛儒老  
氏均以性為學為教於天下反覆論議則適然若  
得兀然若遺而不可自喻二百年無此作語非誇  
也非學古之道通乎文而明且博其何能見之確

言之果沈著痛快使人如是乎使鐔川翁議此非  
數十百言意未暢而天隱數行耳文如是道可知  
也嗟乎其不延者天也其不延而延者亦天也虛  
谷見天隱之文於道余見天隱之道於文同邪異  
歟天者不可隱也大德三年天目雲松子洪喬祖  
拜手敬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